望文海遂撷英
望史海以钩沉
望艺海而拾贝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望海听风”。

汉『常饮食百口宜孙子』陶井圈

□孙涛

清同治年间，潍县金石学家陈介祺于故杞城得古陶残片四件，残片上有文字两种，一为“家常富贵”，一为“常饮食百口宜孙子”。陈氏得到这两种铭文陶片后，异常兴奋，曾多次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提及此物并相赠拓片，并著文对之详加考证，定其为陶瓮残片。他经过考证，认为二者一为瓮口残片，一为瓮腹残片。陈介祺去世后，陶器残片又被潍县藏家高鸿裁收藏，今多有拓本传世。

故杞城位于今潍坊市坊子区黄旗堡街道附近，《水经注》记载此地夏朝时为大禹后裔斟灌国所在地。西周时称淳于，为州国所都，春秋时州国为杞国所灭，此后又属齐。西汉时，在此置淳于县，属北海国（郡）。东汉初，淳于县曾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高密侯邓禹的侯国属县。两汉时，潍河中下游一带异常繁华，封王封侯者比比皆是，淳于县正处于这一地带。

“常饮食百口宜孙子”陶井圈

井圈口沿的文字和纹饰

1983年冬，高密县大孙家村一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地里有陶器并上报，随后县文化馆来此发掘出一件完整的汉代大型陶井圈。陶井圈为白陶质，胎土细腻，制作工艺精湛，整体呈圆筒状，略束腰，高6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80厘米。口沿上“家常富贵”四字铭文一周，腹部饰“常饮食百口宜孙子”八字铭文一周，间隔圆涡纹，结字古朴，字体介于篆隶之间。1991年，陶井圈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高密市博物馆。

而陈介祺旧藏的陶器残片，无论是形状、样式、文字，均与高密出土的这件井圈相同，可知为同一器物。虽然限于年代认识的局限性，陈氏对器形判断有误。但他对残片的部位判断十分精准，以小见大，令人叹服。高密大孙家村，距陶器残片的出土地淳于县仅四十公里。汉代时此地西邻下密县，西南邻高阳，南邻夷安县，东北邻当利县，因史书缺乏记载，已不能确定此地当时的具体所属。但它和淳于县出土的井圈同一样式，说明两地当时处在同样的管理体系之下。

古人挖掘水井以供日常使用，但土质的井壁容易坍塌造成淤塞。汉代时，许多地方烧制了一节节规范的陶质井圈，自下而上相扣合连接套在井壁上，从而防止井壁泥土坍塌淤积。高密出土的陶井圈，制作精美，精刻有各种花纹图案和吉祥文字，腹部中心位置还开设有两眼水孔。在地下水源丰盛时，井壁中的地下水通过小孔可注入井内；而水井中积蓄的水，因水孔仅有两个，口径又小，在干旱时难以向外渗漏。故而，该陶井圈不仅仅反映了汉代人在营造现实生活环境时所追求的境界以及出土地当时的繁华等，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制陶技艺的高超，尽显劳动人民的智慧。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启迪和借鉴。

容斋谈史

探访歪头崮

□马玉顺

立夏那天，朋友邀约去五镇之首的沂山一游。因天气阴沉，时有小雨，且时间有限，不能遍览这座“鲁中仙山”的全部景点，故重点探访了歪头崮。

歪头崮海拔971米，是沂山第四高峰，四面峭壁若劈，三面临深谷巨壑，唯有南隅悬崖盘错间，一条宽仅容身的崎岖小径可攀。极峰偏东南，且外探倾斜，似坠欲张，令人生眩，故名。

坐游览车到歪头崮停车场，自天台亭循石磴弯转而下，沿着850米的石阶路，可抵达歪头崮。这条石阶路曲径通幽，步步皆景。行不多远，迎面石壁上有一巨石，其自然生成的裂痕和缝隙，恰到好处地组成了佛像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巴、下颌，这就是“天然石佛”。继续向前，西南侧山坡上巨石垒砌，形状各异，其一酷似《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仰卧山坡闭目酣睡，猪鼻子上翘，形象生动逼真，人称“八戒石”。

越过“八戒石”，逶迤似蛇、陡直若梯的石磴山阶，被称为“沂山十八盘”。躬腰而上，左盘右转，一处悬崖平台上立着“风动石”，重三吨多，三分之一置于平台，三分之二探出平台，面临万丈深渊，风吹能动；另一处石壁上则刻有“人世蓬莱”隶书大字，双钩镌刻，错落排列，苍劲古朴，生动大方，据考证是清同治年间青州府史官了一子所书。

歪头崮这面的山坡，分布着很多野生鹅耳枥树。这种桦木科的乔木，可高达5米。但因扎根崖间，树根多形成榔头状的大疙瘩，呈灌木状，树枝直接从底部分杈，沿壁下探或侧生谷间；又有探出极高极长者，也是从桩上分杈，枝粗如干，好像是山石有灵，长长地伸出的手臂。

沂山的鹅耳枥种群，很多树龄都在500年左右，甚至还有上千年的“鹅耳枥王”，在山东、江北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继续沿阶向上，过碧霞祠、福神庙、长春亭等景点，就到了歪头崮巅。这里磐石相叠，巍岩嵯峨，高者擎天，低者层卵，形态各异，相映成趣。其中，有石若座，其面平坦，其背弯曲完整，似太师椅，容一二人就坐，名为“佛座”；有石如柱，高达5米，径近3米，顶有圆穴，口如面盆，终年蓄水，不涸不溢，取名“天池”。游人至此，莫不惊叹自然之工，造物之巧。

置身云雾缭绕的崮顶，四顾群峰竞秀，树木万千，林海万顷，郁郁葱葱，不觉血脉偾张，心花怒放，登山之累，登山之苦，登山之险，皆被荡涤尘埃、物我两忘的精神享受，一扫而空。

“沂山最佳处，要数歪头崮。不登歪头崮，如入宝山空手回。”此次歪头崮之旅，印证了这一俗语的准确性。挥手与歪头崮告别，内心涌起一股豪情，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再来的。

子母槐

□孟祥杰

在我的家乡滨海区孟家庄子村，村南头有一棵奇树，当地人称之为子母槐。它斑斑如龟裂的树皮浸透了岁月的沧桑，直径一二十米的庞大树冠上虬枝纵横、亭亭如盖，虽已历经六十多个春秋的风雨洗礼，至今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从外观看，似乎是紧挨着的独立的两棵树，实则较小的那棵是从主根上生发而出的，可谓两树同根、血脉相连了，所以人们在感叹于大自然的天造地设之时，给它起了一个充满深情的名字——子母槐。如今，雄伟挺拔的子母槐已经长到约三层楼高了，主干粗壮苍劲，母树尤为明显，而子树的腰围，哪怕是一个高大的成年人也合围不过来。

说起子母槐，这是一棵刺槐，这一树种的生命期一般在50年左右。村落当年所植的其他槐树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里，而仅存的这棵子母槐虽然早过了盛年，生命力却未曾衰减，实则属于“寿星树”了。当地百姓爱惜此树，特地在树的周围加上护栏予以呵护，而其生机也愈发盎然。尤其是一到夏初时节，树上便挂满了芳香四溢的串串乳白色槐花，在绿白相映间，傲然展示着四季中最美的芳华。每当此时，蜜蜂纷至沓来竞相采蜜，周围的院落里也氤氲着醉人的花香。早些年物质匮乏时期，满树的槐花作为可以充饥的食物，更不知馈赠给当地百姓多少营养呢。

时光荏苒中，子树和母树相依相伴，像极了贴心的子女侍奉在母亲身旁，无论严寒酷暑，也未曾想过离开半步，而主树犹似一位慈祥的母亲，在时时叮嘱着、凝视着自己的孩子，无论风霜雪雨，关爱的目光始终没有远离，即使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流逝，也不曾有过一丝的厌倦，世人常赞“母慈子孝”，其至高境界也不过如此吧。

回首岁月的长河里，不知曾有多少百姓在子母槐的脚下驻过足、乘过凉、歇过脚、避过雨，它总是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护佑着一辈又一辈的淳朴百姓。而幽静的环境和高大的树冠，也引得鸟儿前来筑巢育雏，更多的南来北往的鸟儿经过此地时，也会飞临树梢停留歇息，于是子母槐也成了鸟儿的天堂，特别是到了夏天，槐花飘香，鸟鸣啾啾，真应了古人所说的“鸟语花香”的意境了。

人们眼中的子母槐，见证了时代的一次次变迁；人们心中的子母槐，也寄托了传承不息的世人情怀。

潍坊晚报
2024年5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许茗蕾 校对：曾艳